

敦煌哲学: 实在性哲学还是建构性哲学

贾应生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哲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提 要: 敦煌哲学的提出,究竟是依据于敦煌现有的地域实在及哲学史实,还是仅仅是以敦煌的象征意义而创立的一个哲学学派,这是敦煌哲学所以成立的前提性问题。敦煌哲学缺乏实在性的哲学研究对象,因此本质上是以实相精神性为核心的创造性的哲学。以敦煌已有的一部分文化为基础,以敦煌所代表的人类追求宇宙人生根本大道的精神活动为象征,建构解决当代人类精神困境的哲学体系,这应当是敦煌哲学的自我定位,也是敦煌哲学对当代中国哲学事业的一大贡献之所在。

关 键 词: 敦煌哲学;实在性哲学;建构性哲学

中图分类号: B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14)06-0034-04

DOI:10.15891/j.cnki.cn62-1093/c.2014.06.009

由范鹏先生和杨利民先生倡导,众多陇上学人共同参与而创建的敦煌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之所以说它是一件大事,是因为这是当代中国哲学探索学派性发展的一个有益尝试。《甘肃社会科学》在“‘敦煌哲学’开栏词”中提出,敦煌哲学的目的是“力求打造哲学上的敦煌学派”,“共同打造这一新的学科”^①,这种将敦煌哲学定位在“学派”和“学科”上的胆识和气魄,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然而,要使一个学派真正成为学派,使一个学科真正成为学科,就必须建立坚实的学派和学科论证的事实与逻辑的基础,否则就会削弱该学科的说理力和影响力,影响该学科的后续性发展。基于这一目的,本文想对敦煌哲学做一个基础性的学术辨疑,以就教于各位敦煌学人。

一、对象:敦煌哲学研究什么和是什么?

“敦煌哲学”一经创立,人们的第一反应可能都会是:什么是“敦煌哲学”?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哲学”“敦煌”“敦煌哲学”这三个关键概念入手,必须厘清这三个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由此才能确立敦煌哲学的学科特性、学术范围和学科价值。任何一个学科之所以是此学科而非彼学科,是由此学科所公认的学科性决定的,哲学也是如此,因此提出敦煌哲学这一学科,也必须从人们所公认的哲学学科特性入手对这一学科或学派进行界定。敦煌哲学的创立者们十分清晰这一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因而从不同的方面对此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的回答,梳理出了关于敦煌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学科逻辑。然而,从哲学的严格逻辑意义上来看,这些梳理还显得不够充分,还有进一步进行逻辑论证的必要性。

建立敦煌哲学,首先的一个问题当然是要回答“哲学是什么”这个基本的问题,然后才能从最一般的“哲学”进入到具体的“敦煌哲学”。对于哲学含义的界定不论存在多少歧义,但都具有对象的本体性、方法的反思性、语言的抽象概括性和表述的严密逻辑性的共性特点,任何一门哲学都离不开这样几个特点。敦煌哲学家们在为敦煌哲学的建立寻找理论依据的时候,都没有对哲学进行过专门的定义,不过我们可以从他们对敦煌哲学的论证过程中梳理出他们对于哲学的基本定义来。杨利民先生在定义敦煌哲学时指出“我们所理解的敦煌哲学,就是以敦煌文化和敦煌学为研究对象,对敦煌文化和敦煌学进行哲学分析,从而发现和研究其中蕴藏的哲学问题,进而探索敦煌

文化和敦煌学中带有普遍性的重大关系问题特别是关乎宇宙人生根本大道的根本问题的学问。”^②从这一界定中可以看出,杨先生所理解的哲学应当是指“带有普遍性的重大关系问题特别是关乎宇宙人生根本大道的根本问题的学问”,这个界定是比较精辟和准确的。范鹏先生也以与杨先生同样的理解定义敦煌哲学是“探索敦煌文化和敦煌学中带有普遍性的重大关系问题特别是关乎宇宙人生根本大道的根本问题的学问。”^③然而,按照这样的哲学定义,“敦煌”或者“敦煌学”中是否存在着这样的“关乎宇宙人生根本大道的根本问题的学问”,这成为敦煌哲学能否成立的关键。而要厘清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就又得从“敦煌”这个概念入手。

因此,建立敦煌哲学的第二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敦煌是什么?”敦煌哲学既然是以敦煌命名,那么敦煌就成为了敦煌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是敦煌哲学中的一个核心符号,一个象征。敦煌应当在敦煌哲学中获得一个具有清晰度的理论阐释,为此,就必须首先弄清楚“敦煌”及“敦煌哲学中的敦煌”是什么,二者具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敦煌哲学研究者们普遍指出,敦煌哲学是以敦煌这个实在地域本身及敦煌藏经洞所蕴涵的文化内容为其研究对象的。这就是说,敦煌哲学研究者们将敦煌与哲学的关系看成是实质性的关系,也就是说,敦煌是实有哲学的和哲学在敦煌或敦煌学中是有着丰富的表现的。从前面的引述可以看出,杨利民先生和范鹏先生都提出敦煌哲学是对“敦煌文化和敦煌学”进行哲学研究的学科。范鹏先生更为具体地指出,敦煌哲学的“性质宗旨是始终坚守敦煌这一文化圣地、文化符号和文化领域,从哲学的视角观察敦煌文化和敦煌学的过去、当下与未来,研究敦煌学根本的元理论问题,力求理解和把握敦煌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问题,……把握斯时斯地斯学中内在地包含着的哲学理念及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从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的角度解读敦煌历史文献、欣赏敦煌艺术宝藏、分析敦煌社会现象、探索敦煌文化规律。”^④这就是说,敦煌哲学就是“敦煌学的哲学”或者说是“敦煌文化的哲学”。然而,问题在于,敦煌学不能够成为敦煌哲学的研究对象,原因很简单:正如敦煌哲学研究者们所指出的那样,哲学是研究“带有普遍性的重大关系问题特别是关乎宇宙人生根本大道的根本问题的学问”,而敦煌学及其分支学科中并不存在这种根本性的宇宙人生问题,它们有关自身学

问的“理论问题”只是一般的带有哲学性的问题,而不是哲学问题本身。例如敦煌文学关于“敦煌文学是什么”的探问,只是文学理论的问题,而不是哲学理论的问题。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则是:是否存在着一个具有哲学根本问题的“敦煌文化”或者说“敦煌文化现象”?客观地说,敦煌是以佛教典籍和石窟艺术为代表的各种文化的“资料保存地”,它具有多元文化交汇的文化现象,但缺乏真正具有人类性或者说哲学性的系统的“敦煌文化”。敦煌的交汇型文化是可以哲学地加以研究的,这一部分内容可以成为敦煌哲学的研究对象之一,但是,仅有这种交汇文化意义上的文化是不足以支撑得起一个学科意义或学派意义上的敦煌哲学的。

接下来,建立敦煌哲学需要回答的第三个问题是“敦煌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敦煌哲学以什么作为自己建立的基础或依据?或者说,敦煌真的存在可能构成一个或一系列重大的哲学议题的“哲学”吗?通过笔者对前两个问题的梳理,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具有明确的答案了,那就是:敦煌和敦煌学尚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哲学学科或者哲学学派的大厦来。将前面两个方面的问题更为具体地展开来看,要以“实在性的”敦煌为基点建立敦煌哲学,就必须解决敦煌哲学命名的问题。纵观哲学史我们会发现,一种哲学或者哲学流派之所以能够成立并得到确切的命名,都是由其研究对象及由研究对象所确立的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或范式)所确定的。由此来看,一种哲学或者哲学流派的成立,其依据无非是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以某种具有宏观的哲学体系和系统的哲学理念与人生和社会实践方式,并在历史上产生过或者至今仍然在产生重大影响的哲学群体所命名的哲学类型,例如儒家哲学、佛教哲学、道教哲学、基督教哲学等。二是以有对哲学性问题的集中而深入的研究而成立某种哲学,例如形而上学、宇宙论哲学、知识论哲学、实践论哲学、唯理论哲学、经验论哲学、功利主义哲学、实证哲学、道学、理学、心学等。三是以杰出的哲学家的存在建立某种哲学,例如第欧根尼哲学、柏拉图哲学、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孔子哲学、龙树哲学,等等。四是以存在一批具有共同研究旨趣,并且在时空上具有一定的传承过程和区域的哲学群体的地域为基础建立的哲学类型,例如以国家和洲际而划分的中国哲学、古希腊哲学、欧洲哲学、美国哲学等,以国内地域划分的爱利亚学派、洙泗学派、关陇学派等。五是以时代为特征来划分的哲学类型,例如大时代意义上的古代哲学、中世纪哲学、近代哲学、现代哲学等,以朝代或小时期划分的先秦哲学、魏晋哲学、隋唐哲学、宋代哲学、明清哲学、乾嘉哲学,等等。

上述这些哲学类型的建立,都是以一种“实在哲学”为其依据的。我这里所谓的“实在”,不是指物质意义上的实际存在,而是指哲学上实际存在的哲学理念、人物、地域和哲学史料等实际内容。与这些实在性哲学相比较,我们会发现,敦煌哲学并不存在一种足以建立哲学体系的实在哲学存在,这就有可能使敦煌哲学建立于空泛的敦煌概念之上,而缺少真实的敦煌哲学的史料性或哲学理论性的积淀基础。在敦煌这一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化地域里,既没有具有哲学独创性的杰出哲学家或哲学家群存在过,也没有人在这一区域里提出过具有哲学意义的范畴(例如像“道”“逻各斯”“理念”“原子”“太一”等)或理论体系来,也没有在这一地区发现具有独特性的丰富哲学史料(敦煌所具有的哲学性史料主要是佛教等古代哲学文化的经

典,而这些经典大部分都是在古代和现代的中国各地可以看得到的普遍性经典,敦煌的经典大部分只是这些普遍性经典的不同抄本而已,因此这些文献更多地具有版本学、文字学和校勘学等学科的价值,并不具有哲学史料性的意义),因此敦煌哲学的实在性在敦煌并不存在。

从上述论证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敦煌哲学不具有实在性的“敦煌哲学”的前提,因此,敦煌哲学不能够成为一门实在性哲学。

二、建构敦煌哲学:敦煌哲学的主导性出路

否定实在性的“敦煌哲学”的可能性,并不等于否定敦煌哲学本身。正如本文一开始就指出的那样,敦煌哲学的提出在中国现代哲学建设与发展史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敦煌哲学不仅可以建设起来,而且可以建设得很好,但敦煌哲学的建立和建设不应当主要从实在性的哲学观念入手,而应当从建构性的理念入手。这也就是说,敦煌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建构性哲学,而非一种实在性哲学。

敦煌哲学和实在的敦煌哲学是两回事,前者是一种哲学的建构,后者是一种哲学的诠释,二者应当是具有比较清晰的界限的。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本质上都具有建构性,也就是具有现实的思维创造性而非哲学史料的诠释性。一般而言,哲学史的研究不具有哲学性,而只具有哲学史料性,那些创造性的哲学家们即使研究哲学史,也是为其哲学的创造服务的,而不是哲学家为哲学史服务的。例如黑格尔对于西方哲学史的研究,实际上是哲学史的哲学,而不是简单梳理哲学史料的哲学史。冯友兰先生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也是如此,他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是他建立自己的新理学的基础,是他通过哲学史而发现重大的哲学问题和哲学方法的基本方式,而不是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单纯叙述和诠释。

到目前为止,敦煌哲学的研究者们对于敦煌哲学进行论证的着眼点几乎都是在“发现”敦煌哲学上,而不是在“建构”敦煌哲学上。虽然研究者们已经意识到了纯粹的或者主要的发现性研究无法建构起一个具有学科或学派意义的敦煌哲学(例如范鹏先生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对此做了相当充分的说明,这一点将在本文的第三节中进行较为详细的论述),然而他们仍然将主要的视点放在“发现敦煌哲学”而非“建构敦煌哲学”上。杨利民先生指出“不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敦煌学都包含着十分丰富深广独特的哲学问题,比如莫高窟中的建筑、雕塑、绘画不仅有宗教的内涵,其实也有不少哲学的意蕴。”^⑤范鹏先生则着力论述了敦煌史料中存在哲学研究价值的问题,提出“敦煌哲学可以从敦煌文化哲学、敦煌艺术哲学和敦煌宗教哲学三个大的方面入手进行探讨。”^⑥黑晓佛先生认为,“敦煌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有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史迹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是以敦煌为空间范围而存在的密切关联而不可分割的整体。”^⑦成兆文先生则从广泛的哲学含义的角度论述了哲学不是只有西方式的一种范式和样态的问题,以此为依据提出了明确的“发现”敦煌哲学而不是“建构”敦煌哲学的主张“敦煌哲学存在的内在根据是什么?是人为创制一种哲学还是基于历史精神的结构发现一种哲学?那是一种精神的暗流,是历史的隐线,是潜伏在伟大辉煌的敦煌文化下的精气神,它所需要的是重见天日,需要在历史的河床中找到它奔腾的力量。因此,敦煌哲学并不是建构,而是一种发现,一种荒芜的精神地貌的重新耕作,焕发新的思想朝气。”“严

格意义上说,敦煌哲学不是建构的问题,而是发现的问题,后人仅仅是发现了敦煌哲学并予以命名。”^⑧

这些论证的一个核心观点是,敦煌哲学是要从敦煌现存的文化资源中去探索或者发现具有宇宙人生根本大道的根本哲学问题。这样的“发现”不是不可以和不可能,但是它对于敦煌哲学来说不足以具有学科性和学派性的支持性。同时,从广义的哲学思维来说,“发现”虽然与“建构”有所不同,但发现本身也具有建构性。宇宙、社会和人生的一切事物都具有哲学性,但是并非一切事物都是哲学,哲学是人类认识世界和生命的主观思维成果,因此哲学本身一定是建构性的。由于敦煌哲学并不具有明确的实在意义上的研究对象,无法从实在意义上建立敦煌哲学的概念和学科,所谓从敦煌学中“发现”哲学或者哲学性,这就如同从任何一个事物中“发现”哲学一样,“发现”本身具有“建构”性。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是对于事物内在真实性即本真性的揭示,因此哲学一定是发现的,发现之后如果不予以语言的组织和宣说也不是哲学,而是自我见证或体悟。通过语言宣说的发现就是建构,建构起来的对事物真实面目的体系化学说就是哲学。因此,敦煌哲学一定是建构性的,这是敦煌哲学的最为重要的特征界定。也就是说,敦煌哲学要想成为一个具有哲学立场和哲学标志的学派或学科,就必须在传统的实在哲学之外另辟蹊径,而这一点并非是敦煌哲学的死胡同,恰好相反,它正是敦煌哲学成为创新性哲学学派或学科的一个绝佳契机。

实际上,敦煌哲学的提出者已经意识到了敦煌哲学存在实在性研究对象不清晰的问题,因此他们在论证敦煌哲学的过程中,已经将敦煌哲学做了具有建构意义的诠释。杨利民先生在本文前引的论文中指出敦煌是一个“文化符号”,研究敦煌哲学具有“丰富中国哲学、服务全人类”的功能和使中华文明进一步走向世界以及促使人类文明进一步走向整合融合的意义和价值,这些论述本身就是建构性的。范鹏先生提出,敦煌哲学的由来是“欲返本而开新径”^⑨,依照笔者的理解,“返本”是观照和承继敦煌及其所保留的文化资源中的大道理念及其理论,“开新”则是指要在敦煌的原有意义上开创人类性和时代性的哲学新命题和新思想。返本的工作更多的是“发现”性的,而开新的功夫则几乎完全是建构性的。敦煌哲学的价值和意义更多的不是在发现性上,因为发现的工作是基础性的和史料性的;敦煌哲学的价值和意义更多的是在建构性上,因为唯有建构的哲学才具有一个哲学学派或者学科所以建立的资本和充分理由。

还有一些学者也已经注意到了敦煌哲学的发现性的不足性,而论述了敦煌哲学建构的可能性和意义。例如,成兆文先生虽然主张敦煌哲学应当是“发现”的,但他对于敦煌哲学的论述本身却具有浓厚的建构意味。再如,刘济昆先生在其论文中非常敏感和清晰地表述了对实在性敦煌哲学建构的疑问,并以其富于简明思辨的方式对此进行了哲学的思索。他指出:“假如敦煌哲学是一种哲学研究而不是史学(即使是哲学史,即使有一个敦煌哲学史)研究,这意味着它是对某种将在者的呼唤或者说‘创造’。”“这也就是说,哲学眼中的‘敦煌’是一个现在、能在的活体,而不仅仅是线性时间流程中一个过去时的古物,一个已经固化了的‘研究对象’。哲学不仅仅是对象性学科,它尤其是反思性的。”“历史的敦煌因此而现在、正在并且将在:它不仅是一个曾在的文明,而且是一种能在的文化。”^⑩

依笔者的粗浅理解,刘济昆先生的说法包含了三层意思:一是敦煌哲学是哲学的而非是哲学史的,因此敦煌哲学应当是一种建构性的创造而非对现有历史性资料的诠释;二是敦煌哲学是由敦煌哲学人的哲学创造活动显现出来的现在性的活活泼泼的反思性精神运动,而非是一种僵化的哲学资料的对象性研究活动及其成果;三是敦煌哲学与敦煌学不同,它应当是一种现在性、正在性和将在性的哲学文化的表达。这样的敦煌哲学就是建构性的,并因其建构性而获得它的“能在”的哲学名分与资格。

但是,这些对于敦煌哲学的建构性论证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这种建构性的敦煌哲学的意识并不是十分自觉的,因此敦煌哲学家们对于敦煌哲学的定位,有意无意之间都在导向以实在的敦煌作为敦煌哲学研究的范围和对象上。二是这些建构性的敦煌哲学定位,也存在着并没有以敦煌的象征为其哲学着眼点和核心主旨的问题,这主要是指敦煌哲学研究者们有时候有远离“敦煌”是一个佛教圣地而未能从敦煌的佛教性入手论证敦煌哲学的内涵与意义的问题。当然,敦煌哲学完全可以容纳儒家、道家等不同文化流派的哲学义理的研究和弘传,但是敦煌哲学的主体性的建构内容应当是佛教的,是指向出世性的精神世界和入世性的菩萨精神的哲学意涵的主要诠释者、创造者、言说者和实践者。这样,敦煌哲学才以其敦煌的象征而被构建为一种具有鲜明的东方哲学特色的纯粹精神哲学。

可以说,敦煌哲学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创新性哲学发展的绝佳契机就在于它依据“敦煌性”所体现出来的建构性。也就是说,敦煌哲学是以敦煌这个具有世界性和人类性意义的象征符号命名的具有自我哲学创造性的一个哲学学科或哲学学派。敦煌哲学虽然才刚刚提出,其研究的对象、内容、方法和哲学理念体系还在逐步的探索和思维之中,但是敦煌哲学由其倡导者所提出的敦煌的标志性意涵及哲学思维的精神路径而显现出来的独特的哲学意义却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敦煌哲学是一种将会以开启现时代的人类精神境界为其方向、旨趣和使命的哲学学派。敦煌哲学要在中国哲学既有的学术特点之外,寻找出如同宋明理学的“天理”那样“自家体贴出来”的自己的核心范畴,建立起由这一核心范畴所统帅的一系列的重要范畴来,并将这些范畴的哲学思维的展开与自己的日常行为贯通起来,从而使这一哲学派别显现出自己独特的创造性生机和时代性精神引领作用来。在这种建构意义上丰富和发展起来的敦煌哲学,不仅可以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色的哲学学派,而且也将成为一个具有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特点的哲学学派。

建构性哲学的定位,可以使敦煌哲学摆脱实在性的敦煌的束缚,而以敦煌为其哲学旨趣、内涵和研究方法的独特性象征,为敦煌哲学提供一个广阔的研究天地。敦煌哲学研究者们如能坚守这一哲学的高地,进行代代传承的敦煌性哲学研究工作,体悟其中的高渺意蕴和微妙义理,为日益溺入物欲享受而不知生命为何物的现代人类提供充分的精神养料,将会为人类的精神复兴和物质文明的理性发展做出指导性的贡献。依据精神建构性的哲学立场,敦煌哲学将会以其超越性的精神哲学旨趣和研究成果,以其纯粹精神思维和精神解放的品质和特点,以无愧于显示当今中国崛起和中国文化发挥世界性影响的哲学角色,极其鲜亮地站立于世界哲学之林。

三、以实相为核心的精神特性:敦煌哲学建立的依据和标志

如前所述,指出敦煌哲学更具有建构性,并不是要否定敦煌哲学的发现性和诠释性,而是要依据敦煌的独特文化的意义,通过敦煌的象征价值和敦煌所汇聚的多样文化的价值,展开对于敦煌所昭示的人类精神价值的研究和弘扬。在此意义上说,对于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史迹的哲学性诠释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很重要的,这种研究是敦煌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敦煌哲学建立的基础之一。在这一基础上,敦煌哲学需要进一步向更具有高度和深度的人类哲学的根本问题进发,通过建构自己的哲学概念、范畴和体系,探讨人类大道的根本问题,为人类现代社会的精神困境寻求哲学的开解之路。

敦煌哲学的建构性使敦煌哲学显现出与敦煌的象征性相一致的特性来,对于这个特性的界定需要通过对于敦煌性的探讨来体现。敦煌既然是敦煌哲学的象征,那么敦煌所具有的特性所昭示给人们的哲学意涵就是敦煌哲学的主要特性。范鹏先生指出“敦煌哲学首先和基本的性质是敦煌的,我们所守者其要义首义就是这种‘敦煌性’,我们的研究与思考一定要建立在敦煌学已有的所有成就之上才能真正守住这一文化圣地、文化符号与文化领域。”^①敦煌哲学人应当在这种敦煌性的旗帜下汇聚在一起,共同探讨宇宙人生的根本大道的根本问题,寻求现代人类所面临的诸多问题的根本性出路(而不是细节末枝的问题探讨)。

但是,“敦煌性”究竟是什么?这还得从“敦煌是什么”这个基本的问题说起。杨利民先生对“敦煌”的概括很到位“敦煌在敦煌学和敦煌哲学中不仅仅是中国西北的一个地方,而主要是一个文化符号和文化领域,它是以敦煌这个地方为自然社会基础、以敦煌莫高窟和藏经洞为文化载体、以莫高窟造型绘画艺术和藏经洞经卷为主要精神成果的文化现象。”^②杨先生对于敦煌在学术意义上的“文化符号”“文化领域”和“文化现象”的界定是很准确的,正是在这样的界定下,敦煌哲学的倡导者将敦煌哲学定位在文化的最高境界——宇宙人生的根本大道上。从本文一再的引述可以看出,敦煌哲学的倡导者一直强调敦煌哲学的主旨是对于“宇宙人生根本大道的根本问题”的探讨,这是对于敦煌哲学的极其准确的对象和目标的定位。在此认知的基础上,范鹏先生宣称敦煌哲学的宗旨是“守敦煌而悟大道。”^③这一概括对于敦煌哲学来说十分恰当与紧要,它揭示了敦煌性就是“大道”二字,千年前无数的中外人们奔走于敦煌,以极其虔诚的精神和极大的忍耐力在敦煌凿雕石壁、书写经卷、绘制图像,他们所要追求的就是这一大道,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与大道相同一,因为这是宇宙万法的根源所在,是众生真正的幸福所在。因此,追求大道无疑是敦煌所显现出来的独特的敦煌性。敦煌性也许并非是唯一的,但是其最高的和最根本的特性就是对于宇宙人生大道的不舍追寻和证悟。而对于中国哲学来说,追寻和证悟大道是哲学的本体论宗旨之所在,也是哲学的至上境界之所在。

在敦煌哲学的这个宗旨之下,范鹏先生借用《礼记·中庸》中的名句,将敦煌哲学的对象、精神和品格分别界定为“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和“遵德性而道问学”^④。这种界定是建构性的,揭示了敦煌哲学的精神性品格,是对敦煌

哲学的哲学特性的精致概括。然而,问题并未到此为止。杨利民先生和范鹏先生揭示了敦煌的“大道”性和敦煌哲学的精神性品格,但是这种揭示还是笼统的和不明晰的。如果我们沿着这种哲学本体的思路继续追问下去:敦煌所显现出来的“大道”的具体涵义究竟是什么,如何做到致广尽精、极高道庸和遵德问学,敦煌象征中所显示出来的“大道”是怎样的?我们必须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中国哲学式的回答。对于“大道”,中国各派哲学文化都有自己的理解和诠释,这就需要从敦煌的“象征性”问题上入手来对此做出合乎敦煌逻辑的回答。敦煌在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中所形成的812个洞窟、五万多经卷、五万多平方米的壁画,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90%以上都是佛教的,其中最为人所瞩目的敦煌壁画完全是宣扬佛教的“大道”观念和佛国的精神世界的。因此,笔者以为敦煌的“大道”性所蕴涵的主要是佛教哲学的大道意义,而佛教哲学的本体性范畴是“实相”,这种实相是具有空、无我、无作的特性的,是在世间而又出世间的,是对人类精神性的一种独特的探索,故我们不妨将这种精神性命名为“实相精神性”。敦煌哲学如果从敦煌的象征性出发而概括其特性的话,这种概括可能是更有敦煌意义的,这也应当是敦煌哲学得以建立的依据和标志所在。当然,如笔者前面所说,敦煌性可能不是唯一的,“大道”虽然唯一,而对于“大道”的证悟却可能是多样的。因此,正如敦煌文化遗迹所包含的无限多样性特点所显现的那样,对于敦煌的这种实相精神性的探讨也会是多样的,其间既可以容纳儒道的大道观念与境界,也可以与西方哲学中的具有大道性的思想相交流和汇通。同时,敦煌哲学所具有的这种实相精神性也会通过敦煌哲学人及他们所影响到的一切人的精神升华和日常生活而深入到“精微”的层面,成为与人的具体社会生活相贯通的精神力量,体现出其在极高明的境界中所具有的“中庸”(或者“中道”)的品格来。这样理解的敦煌哲学的特性,可能会更贴近敦煌的象征性意义,也才更能体现敦煌哲学之为敦煌哲学的个性特征来。至于实相“大道”所需要显示的广大而深远的多重和多样的内涵,则需要敦煌哲学研究者们深入精神哲学的至境,进行长期探索实证的努力,共同加以总结和宣说。

注 释:

①《“敦煌哲学”开栏词》,《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第5页。

②⑤⑫杨利民《敦煌哲学:概念的界定与研究的价值》,《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③④⑥⑨⑪⑬⑭范鹏《敦煌哲学:如何可能与怎样可行》,《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⑦黑晓佛《敦煌哲学的独特性、问题域及研究范式》,《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6期。

⑧成兆文《论敦煌哲学的建构之路》,《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⑩刘济昆《敦煌哲学札记》,载于《敦煌哲学》(第一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54、155页。

作者简介:贾应生(1961—),男,甘肃天水人,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社会学研究。

责任编辑:胡政平;校对:亚中